



又闻到了小清新的年味

2月4日,大年初五,中午,在外省当公务员的表哥姗姗来迟,一坐下,没说几句话,表哥就捂住了腮,张开嘴让我们看:“你看我这满嘴的口疮,今天中午的酒是不能喝了。”

大家讶然,问他,“下乡下得吗?”表哥说,“戒烟戒酒戒得。”然后表哥讲起了他在外省这一年做公务员的经历,讲到好玩处,大家哈哈大笑,感觉一向严肃而且稍有优越感的表哥,也变得可爱起来。

本报深度记者 张洪波

大年三十晚上匆匆回家

表哥是在大年三十晚上匆匆赶回来的。

表哥说,其实早在腊月二十五他就想回来了,但想来想去就是不敢,领导说,除夕那天,上级将会抽查上岗情况,如果给查住,这一年的苦劳算是白费了。

于是,表哥就提心吊胆地上着班,中间偶尔出去办点事都得嘱咐同事:“我快去快回,如果有人来查,赶紧给我打电话,我保证半个小时之内就出现在办公室。”

一直等到大年三十那天下午四点半,确定不会再有人过来了,表哥才像一阵风一样冲到火车站。

这是表哥第17个年头回老家过年了,自从研究生毕业后,他就留在外省一家单位,十几年来升得不快也不慢,刚刚到处级。但在老家这块地方,表哥也是代表了一定的荣耀。只是离家远,平时联系也不多,但是过年,大家还是要聚一聚的。

表哥酒量惊人,但他说,这一年,喝酒是越来越少了,而且经常喝得心惊胆战。

2012年12月4日,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关于改进调研、改进会风、改进文风、规范出访、改进警卫工作、改进新闻报道、严格文稿发表、厉行勤俭节约的“八项规定”下达,表哥说他的饭局生活从此变了个样儿。

刚开始时他不信,不光他不信,大伙都不信,可没过多久,不管别人信不信,反正表哥是信了。

有一次,一个朋友请客,表哥本想不去,后来那个朋友一句“那是一个绝对隐私的地儿”,让表哥心里的小虫又动了。

那是市郊的一个公园,村里自



中纪委网站截图

己开发的,公园里面有家会所。公园不大,就一个人工湖,平时也不收门票,根本不来游客,倒是这家会所,经常亮着红灯笼,门口停着不少车。

表哥第一次去那里,感觉挺新鲜,保安负责给罩车牌,包间都曲里拐弯的,走好一会儿才能绕进去。这顿饭吃得很High,但惊险的一幕发生在结账时。

朋友过去结账,前台碰上了几个穿夹克的男人,桌前摆着几杯清茶,也不说话。朋友刚掏出银行卡来,一个“夹克男”就朝他走了过去。朋友立刻感觉心脏就要裂开了,“开发票”三个字被他硬生生咽回去。

虽然到现在也拿不准那几个“夹克男”到底是不是纪委的,但表哥那次是真被吓着了。这年头,“隐秘的地方”也处处有陷阱啊!

表哥还讲了一件趣事,那是2013年12月,有一天,他那个城市下雪了,冷得邪乎,恰好这一天部门来了新人,按规矩,大家去迎新聚餐。

地方精挑细选,不能离办公地点太近,怕熟人碰上,也不能

太远,要防止人家说搞小动作。最后千挑万选,选了一家不远不近的“农家乐”,这家店做的炖鸡还算有名,80元一盆,万一碰上熟人也说得清楚。

表哥一行六个人结伴来到“农家乐”,老板娘接到门口,说“包间里请”。表哥吓得直摆手:“大厅就行,大厅就行,包间的不要。”

掀开帘子进屋,几个人都乐了,“农家乐”的包间都空着,倒是大厅里挤了好几桌子,一看都认识,这局的,那办的,大家都在大厅里冻得呵嗤呵嗤的。

吹着凉风,喝着凉啤酒,呵出来的热气把表哥的眼镜都给蒙住了,他说他拿着筷子在空中乱抓,好半天没找着那只鸡在哪儿。

大酒店厨师进了单位食堂

表哥说,过得最头疼的是去年11月,前几个月,大家都勒紧裤腰带过日子,结果到11月份才发现,2013年的预算还有三分之一没花完呢!表哥单位的一把手

愁得直挠头,要是这个月不赶紧把钱花出去,那明年的预算就得减,这是万万不成的,可突击花钱,又实在是不能。

最后预算怎么凑齐的,表哥也不清楚。公务场合他参加得很少,朋友聚会倒是多了起来。

前一阵,表哥为私事约一家医院的院长吃饭,连约了两个星期,院长愣是不敢出来。表哥也用上了新学的那句话:“我知道一个特别隐秘的地儿”,院长一听,更不敢答应了。

两周后,实在抹不开面子的院长给表哥打来电话,“去我们医院的内部食堂吃吧,我请。”

那天,表哥跟着院长穿过医院食堂长长的走廊,突然,表哥眼前猛地一亮,一溜四个大包间。菜一道道上,螃蟹甲鱼大虾一样不落,表哥还仔细研究了桌子上摆的蔬菜雕刻,那刀工活灵活现的……跟此前吃过的一家大酒店很像啊!

“我把那家大酒店的厨师挖到我这儿来了。”院长压低声音说,“没办法,现在吃饭的人少了,这些大酒店的厨师到处找工作呢,我这是帮他一把。”

除了保护自己 还得保护别人

自从中央号召领导干部带头戒烟后,表哥紧跟形势戒了烟。表哥说,这戒烟可比戒酒难受多了!酒一个星期不喝也不馋,可戒烟到了第五天,不行了,嘴里长满了口疮。

处里其他人也跟表哥一样,有时候开会,表哥中途出去上厕所,发现厕所里蹲着好几个抽烟的——那表情,不像是在抽烟,倒像是在吸毒。

有一次,一个很正规又必须去的饭局,表哥想了想,还是请了假:“不去了,怕去了管不住自己,喝了酒在饭局上又开戒抽烟了。”领导一听,直夸表哥有觉悟,“那你还是别去了吧。”

后来表哥听说,当天处里请假的有好几个,理由都一样,怕喝了酒又勾起烟瘾。

年前,表哥想起来一个老朋友,这个老朋友是一所大学的博士后,研究学问的时间不多,倒是整天忙着跑部委要项目,尤其是过年前,年年往北京跑。

表哥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打电话:“在哪呢?”

“在家。”

“没去北京?”

“领导说,这年头,除了保护自己,还得保护别人,这才是好同志。”

“那出来吃个饭吧?”

“不出来。”

“为啥?”

“办公室今天来人打隔断,办公室又超标了。”

放下电话,表哥长出一口气,突然心头有一种说不出的轻松,眼前的空荡荡,让他似乎闻到了久违的年味。那种味道很简单,也很清新。

一名公务员的年终感叹:

“这只是一份工作”

本报深度记者 刘志浩

大年初四上午,当我在河北老家见到32岁的董龙的时候,他正要冲奶粉哄孩子睡觉。

前一天刚在单位值完班的董龙,今天不得不继续站另一班岗——照顾八个月大的孩子。媳妇今天需要到单位值班,平日里帮忙照看孩子的老人,还没从老家赶回来。

于是,在马年这个第一次不能“回老家”过的春节期间,照看孩子便成为董龙除在单位值班外的“第一要务”。

“孩子太小,回老家过年太冷。两家老人又嫌春运车太挤过不来,只能自己看了。”我们的话题,很自然地“抱怨”孩子难养谈起。

“现在最主要是奶粉太贵。”董龙苦笑一下,“那么小一桶奶粉,就要……”在熟练地用两只手托出一个“圆柱”形状后,董龙重重吐出两个数字:“160、170。”

现在,董龙的孩子基本上每周喝一罐这样的奶粉,“简直比大人还能吃。”

烦恼还不止于此——家庭开销中,除了奶粉外,另一个大头是房贷,“每个月房贷还要还2000多元。”

两项下来,董龙的工资已经

所剩无几,加上日常两人一些必要的开销,要不是媳妇每个月还有2000多元贴补家用,董龙坦言:“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”

其实,如果忽略3000多元的月收入,董龙有着一份在外人看起来颇为“光鲜”的工作——一家省级单位的公务员。

董龙说,两年后考上公务员时,他从未想过以后会过这样“捉襟见肘”的日子。

当然,那会儿董龙更不会想到,马年春节竟然“什么福利都没发”。

此前,文科出身的董龙曾在北京一家杂志社做编辑,当时每月有六七千元进账,用他的话说,“自己挣钱自己花,日子过得很潇洒。”

尽管如此,董龙却一直忘不了大哥劝诫自己的话,“不管怎样,都要想法进公家上班。”

大哥的这番话来自很现实的考虑。

上世纪90年代初,董龙的大哥还是一个农村乡镇小学的老师,不过,头脑精明的他,很快丢掉了这个“体制内”稳定但收入微薄的“铁饭碗”,和很多人一样投入经商大潮。“现在他每年的收入,已经到了这个数。”说话间,董龙伸出六根手指头。“大哥一直是我的偶像。”董

龙说,尽管自己有学历上的优势,但大哥独立闯荡社会并成家立业的事,无时不激励着他。

不过他不知道的是,看似事业有成、“无所不能”的大哥,其实也有“软肋”。多年来到各机关单位“办事难”的经历,已经给他留下了一些难以磨灭的印象:“他说最难打交道的就是公家人,从我上中学起,他就跟我说要进公家工作。”董龙笑言,“或许他认为,这至少会给他的生意带来一些便利吧。”

2010年研究生毕业后,虽然好不容易在北京找到一份“自己感觉”不错的工作,但在哥哥长期的“熏陶”加上家里其他人不间断的劝说下,董龙还是年年回去参加家乡的公务员考试,并最终于两年后得偿所愿,成为众人所期待的“公家人”,并在此后顺利娶妻生子,在这座省会城市买房扎根。

不过,事情往往没有想象的那么美好。

网上对于如董龙一样的“80后”一代的际遇,早已进行过“精准描绘”:“上小学的时候,大学不要钱,上大学的时候,小学不一样投入经商大潮。”现在他每年的收入,已经到了这个数。”说话间,董龙伸出六根手指头。“干什么事情,好像都被时

代和那些‘别人家的孩子’抢先了半拍。”说这话时,董龙不由自主地笑出了声。

因为,当他费劲挤入公务员大军时,这个职业已经缓慢运行到了被前所未有的“唱衰”的前夜,此前被炒得火热的公务员考试,逐渐接近顶点。

但这显然还没有妨碍到董龙的心情。

“2012年刚考上公务员那会儿,很有种扬眉吐气的感觉。”沉浸于美好回忆中的董龙,语调中依然难以掩盖一种轻快。彼时他参加过几次同学的聚会,无论是在高中还是大学同学中,他往往都是话题的中心,常在别人艳羡的目光下,侃侃而谈自己的公考经历。

在家人和当时的董龙看来,考上公务员,就意味着“各种明暗福利和一辈子不愁吃喝的生活”,公务员更像是一张被打上了“肯定”二字的包票,一种夹杂着满足、踏实的优越感油然而生。

对于2012年的董龙来说,与以往最大的不同在于自己考上了省级公务员,但对于他所身处的中国官场而言,最大的变化来自最高层——十八大之后,开始进行一系列改革,很快,一股新风便自上而下呼啸而至。

而此刻的董龙,在经历了最初的兴奋之情后,发现此前被家

人、同学所看好的“公务员光环”,遇到现实的柴米油盐挑战,似乎“不堪一击”。

“传说中的那些福利,只是停留在‘传说’中。”董龙自嘲道,自去年起,单位便逐渐取消了逢年过节的各种福利,而他自己,除了每个月固定的3000多元工资外,再无其他收入。

大哥依然是他崇拜的偶像,只不过,哥俩见面时,哥哥劝慰他的话已经变成了,“振作点,以后会好的。”

“他竟然连‘四风’都知道是什么。”董龙不无自嘲地说,以前哥哥曾指望过自己,但从现实情况来看,这种指望依然仅仅是一种“指望”。

“其实砍掉附加在公务员上面的种种期待和权力后,剩下的,只是一份工作而已。”如今,已过而立之年的董龙坦言,尽管有时仍会心生悔意,但面对妻儿,他已经不想再“折腾”:“老老实实做好这份工作,能赚钱养家就行。”

说着话,董龙轻轻地拿起已经睡熟的孩子的奶瓶,站起来去洗刷。

手机“滴滴”响起,我打开看时,一条短信映入眼帘:“马蹄声声震乾坤,不觉已经入新春。祝君马到成功,马上有钱!”